

### 殘缺美

韻度 梁君度

丙午穀雨過後，我帶了二十幅手書的《心經》上國恩寺，求如禪大師請出六祖的法印蓋在我抄的《心經》上。沒想到蓋出來一看，印邊到處都有殘缺的感覺，恍如篆刻家刻意把印邊到處敲缺了個遍。原來我抄《心經》用的是微噴紙，用手觸摸並非平滑，故印蓋上去產生一種非常感覺。可仔細再看看，反而覺得這殘缺，有種說不出來的好看。說白了，殘缺的美，就是教我們別執著「圓滿」這二字。人有悲歡離合，月有陰晴圓缺，正是因為有缺，圓的時候才特別動人。你看青銅器上那些綠繡，斑斑駁駁的，不是髒了壞了，那是時間親手留下來的痕跡。敦煌壁畫褪了色、剝了落，不是可惜，反倒是歲月幫它添了幾分滄桑的味道。以前的人玩石頭，不喜歡太完美的，偏偏愛那種瘦的、透的、皺的、漏的，覺得那些「不完整」的地方，藏着山水的魂魄。正因為懂得欣賞殘缺，最普通的市井生活，也能過出詩意來。



●蓋上六祖法印的《心經》。 作者供圖

不是空的，是裝着一肚子的孤傲和不甘心。弘一大師最後寫的「悲欣交集」，筆畫乾乾澀澀，墨都快要用盡了，可那份感情卻濃得化不開。殘缺就這樣從遺憾，活成了一種精神上的追求。人世間最動人的故事，往往都不是圓滿的。《紅樓夢》那塊通靈寶玉上刻着「莫失莫忘」，可正因為人總是會失去、會忘記，這四個字才那麼戳心。黛玉葬花，葬的不是花，是她自己沒法圓滿的青春。就連外頭那個斷了手臂的維納斯，也因為少了兩條胳膊，反而讓每個人用自己的想像去把她補完整。殘缺從來不是終點，它是另一種形式的完整。

到了現在這個數字時代，殘缺的美不但沒退場，還換了一副新樣子。故宮修《千里江山圖》的時候，沒有把那些歲月的痕跡全抹掉，反而讓它們跟現代科技好好相處。有些 NFT 數字藝術，甚至故意在作品裏留下殘缺的痕跡，好像在跟我們說：「就算活在虛擬世界裏，真正動人的東西，依然離不開這些不完美的溫度。」殘缺，就這樣成了連接過去和現在的一座橋。

畫畫寫字這件事，殘缺常常不是敗筆，反而是點睛之筆。你想想八大山人畫的魚和鳥，老是翻着白眼，眼眶裏空着的地方，

### 天圓地方

姚珏 姚珏

上周最吸引全球目光的莫過於美國總統特朗普訪華。5月14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同特朗普總統參觀天壇，並在祈年殿廣場合影。天壇是明清兩代皇帝「祭天」「祈穀」的場所，就是祈禱豐收、順應天時，是中國現存，也是世界現存最大規模的古代祭祀建築群，也是西方講到中國最常用到的建築之一。習近平主席指出，天壇和故宮同齡，寓意「天圓地方」，展現出中國人的宇宙觀和處世哲學。中國古代執政者在天壇舉行祭祀大典，祈求國泰民安、風調雨順，體現出民為邦本、本固邦寧的中國傳統思想。

「天圓地方」是把天地宇宙、人類萬物統一起來的整體性宇宙觀，在後世也被歸納為「天人合一」的思想，其中也包含着豐富的辯證法，先天八卦的演化、天地相應、陰陽相生都有關係。如果說「天圓地方」是中國人認識世界的方式，那從中領悟出「外圓內方」的做人哲學更包含了這種處世哲學。就是說做人立於天地之間，內在要方正，堅守正氣原則，但外在要圓融謙和，順勢而為。

我也非常推崇這樣的處世哲學，我們每個人在社會中有各種各樣的角色，也都要面對各種各樣的考驗，但堅持初心，不隨波逐流，在忙碌中守住最好的自己極其重要。於我而言，身兼香港弦樂團藝術總監、港中深音樂學院教授、政協委員、基層音樂導師，同時還要負責樂團籌款、團隊管理、品牌建設等諸多事務，每一個身

份都意味着責任，每一項工作都需要全情投入。藝術創作要求極致專注，教學需要耐心細致，社會事務需要理性思考，基層陪伴需要溫暖共情，籌款與管理需要周全統籌……不同場景、不同節奏、不同要求，常常在一天之內輪番出現，如何快速進入狀態、高效切換、不偏不廢，是日復一日的考驗。

忙碌之中，我愈發懂得，自我關愛、自我保護、高度自律，是支撐所有角色的根基。要守住初心，內心的方正也是要有自律和堅持人生的原則。當然要做好多重角色，做好自我控制，也要學會及時斷捨離。一段工作告一段落，就要學會收心，不糾結、不內耗，迅速清空上一個場景，專注進入下一個狀態。睡覺便好睡覺，工作便全心工作，不把前一件事的疲憊帶入後一件事，不讓無關的干擾打亂節奏。這也是，「外圓內方」的另一種含義，就是要順應自然，既有堅持，又能夠融合最佳環境，達成目標。這一點要做到不容易，但我通過不斷學習、不斷調整，也在逐步做到更好。

中美這次宣布構建「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」，對於百年未遇的世界變局，做不穩定中的穩定力量何其重要。從「天圓地方」到「外圓內方」，中華傳統文化中的辯證和天人合一就是追求和諧穩定。如今我更深刻體會到，一個人在多重壓力下穩住內心的平和極其重要，在壓力下守護身心，在變化中堅守初心。「上善若水任方圓」，人生的豁達包容是智慧，更是打通「外圓內方」的關鍵，於自己、於世界都是如此。

### 與女兒「參禪機」二則

鄧飛 鄧飛

不敢說自己有慧根學佛，但總是喜歡玄思妙想。女兒也是個喜歡思考的人，有時候也跟她開開機仿禪機之玩笑。

其一，有天忽然想吃個鹹蛋，蒸熟一隻，打開一看，蛋黃居然是近乎白色，與蛋白「渾然一體」，登時像洩氣的皮球，這都讓我碰上啊！夠背運的。吃了兩小口之後，隨手用筷子把鹹蛋翻過來，竟然是深黃得漏油！好蛋黃！我忍不住對女兒說：「這鹹蛋是和氏璧啊。」女兒知道和氏璧的故事，嘖嘖一聲笑起來。所以說，這應了一幅佛教楹聯的說法：

徹底掀翻無一事 完全看破笑三聲

佛教有所謂「末法時代」的講法，大意指佛法信仰走向衰落。當社會上稍有負面現象出現時，總有人慨嘆「末法」來臨。可這個「末法時代」嘛，好像一千年前已經開始。且看記錄玄奘法師事跡的佛教史文獻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第三卷的記載，大意是：玄奘來到當年釋迦牟尼覺悟的菩提樹下，據當地人講，當佛陀圓寂之後，當地國王在菩提樹旁，一南一北安放兩尊菩薩像，並留下預言：當兩尊菩薩像沉入地下至沒頂之日，就是佛法滅度之時，也就是人們講的末法時代。玄奘來到時，發現南邊那尊菩薩像已經下沉到胸部了。

佛陀圓寂大約是公元前五世紀，玄奘來到古印度大約是公元六世紀，相差一千一百多年。玄奘距今一千四百多年。換言之，假設兩尊菩薩像量化為單位2，花了一千一百多年下沉了0.6尊，那麼再花一千四百年到今天，則意味着要沉沒0.76尊。把0.6尊加上0.76尊等於1.36尊。結論，距離2尊完全沉沒入土，還有0.64尊，也就是說，還可以再熬一千兩百年左右，才徹底佛法當盡！說什麼末法時代已到，別自己嚇自己。如同AI幻覺，我一本正經地對女兒講上述推論，她只顧低頭享受鹹蛋。

其二，晚上在書房工作，玩心驟起，對在客廳的女兒徵信：「媽媽在哪？」女兒：「在梳化上。」我又問：「你在哪？」女兒又答：「在梳化上。」嗯，開始有點兒「禪機」味道了。我接着問：「我在哪？」女兒先發來問號，然後答：「書房啊。」我又追問：「你肯定？」這已經不是禪機，而是有點兒恐怖了。女兒驚訝道：「What! 你在洗手間還是房間？」跌回現實層，少了形而上的味道。

為了重新提升對話的「玄妙」層次，我故作高深地回了一句：「I am where I am/我在我所在。」自認這一句是個晚上對話最富哲學意味的。結果，女兒回這麼一句：「廢話啊！」一言戳破自我玄化之幻象。

### 羅艷卿亮相

爽姐私語 林爽兒

很開心有機會參加粵樂曲藝總會舉行的會慶，特別是能見到96歲的羅艷卿滿面笑容地到場。自2013年起羅艷卿便全力支持曲藝界，成為曲藝總會的會長，至今已13個年頭，她更對好朋友楊麗紅（紅姐）全力支持。所以會慶這夜她由開始一直到宴會結束，仍然精神奕奕，被各人圍着合照。

這夜筵開50席，總會的發起人、副主席楊麗紅為曲藝界忙前忙後至今13載，今年仍然得到很多老朋友的支持，我所見的包括有朱慶祥老師、譚倩紅、吳任峰、尹飛燕、吳美英、新劍郎、衛駿暉、鄧美玲等等，還有很多曲藝界朋友到場，當然少不了總會的主席龍貫天。近日龍貫天甚忙碌，既要演出已接下的班期，又要準備5月底由宏光國樂團嚴觀發領導的「關公林冲新霸王」音樂會，與蔣文端合作演出，又要擔演李



●楊麗紅副主席感謝會長卿姐（右）的支持。 作者供圖

居明大師的時事粵劇《特朗普5.0》，還有競選連任八和主席的種種事情。他坦言「頭都大埋」，兼顧太多事情，而且其間還要為曲藝總會安排很多演出事宜。在未來的日子，曲藝界將帶領下一代邁步，他們近期的活動包括：6月27日石硤尾老人中心義演，敬老音樂演奏演唱會；7月6日在西九戲曲中心舉行日夜兩場演唱會；8月2日博藝會，深珠港澳粵劇粵曲交流展演港區選拔初賽；9月23日柴灣Y綜藝館決賽。年底還要往澳門等地展演。大家都希望活動能吸引更多觀眾對粵曲粵劇的關注和更大的支持。

當然總會還有很多朋友的支持，楊麗紅帶着一班管理委員，如余伯榮、向詠怡、李天弼、陳慧思、張寶華等協助處理有關的會務，希望先把今年計劃中的事務做好。事實上，粵劇的路不易走，曲藝的路同樣不易行，尤幸還有那麼多前輩、會友支持，大家攜手繼續加油向前行！

### 東莞草莓音樂節

路地觀察 湯祺兆

近年流行內地觀眾到香港看騷，但其實逆向而行也不罕見。今年「五一」假期，太太第一次真正踏進草莓音樂節的現場，感受良多。38萬平方呎的松山湖大草坪上，光首日便湧入了3.8萬名樂迷。草莓自2009年創立後巡迴全國，今年落地東莞，三日主題分明。首日以獨立與女聲為主，蔡健雅、徐佳瑩、陳粒、陳珊妮……當蔡健雅以樂隊編制重新演繹近年的作品，陳珊妮延續她的電子實驗風格，陳粒則是民謠與獨立之間的熟悉質地。兩旁贊助商區域派送吹氣梳化、充氣坐墊，整片草地上形成一幅奇異的「懶人漂浮圖」。這些都是香港音樂節難以想像的場景，但也製造了不少垃圾。

第二天全是香港歌手，加上蔡琴，因為在東莞舉行，成就了粵語專場。衛蘭、周柏豪、AGA、JW、林二汶都屬於不同時期的香港流行樂代表，各自有固定的受眾；陳柏宇的抒情歌在內地平台播放量高，因此現場反應特別明顯。蔡琴以招牌的深厚聲線壓軸，歌曲跨度從上世紀七十年代唱到千禧年代，由於觀眾多來自大灣區，粵語歌曲在場內的傳唱度比想像中高。第三天則是整個音樂節的核心。我們見證到痛仰在內地有多紅，反響比外國樂隊還大，有三分之一人竟然聽完痛仰便走了。Johnny Marr的結他線條分明，是The Smiths的友善版，他說是第一次來中國，後來看到，原來是Suede主音介紹他來中國看看的。外隊方面，Pixies的登場像一把刀切開夜空，音色粗糙而乾淨。

到萬能青年旅店上場時，場內情緒正式沸點化：雖然下着大雨，但氣氛直到頂點。萬青的歌曲結構長、編排複雜，適合大型舞台，在雨中反而讓節奏變得更悲壯。和朋友談開，內地的樂隊壽命很長，很多玩二三十年，樂迷也不斷增加。而樂隊如聲音碎片、馬頔、蛙池、虎鳴春等都屬於中生代與新生代的中間層，形成相當穩定的供應鏈。對首次到訪草莓的觀眾而言，能同一場地內聽到從Pixies到痛仰，再到粵語歌手與新生代組合，屬於一次內容密度較高的現場體驗。

### 緣何找不到難吃的潮汕店

鵬情萬里 趙鵬飛

隨便走進一家潮汕風味的小店，總有一款驚艷味蕾的單品。這句話真是覓食多年來心悅誠服的一句經驗。

以前在廣州，公司附近有一間簡陋的大排檔，主打海鮮粥，從傍晚開到凌晨。下單的標配是一煲粥、一碟炒粿條、一盤清炒芥蘭。如若當日新到的花甲個大肉厚，老闆會主動說一句，今天的花甲不錯。通常我都會追一句，那加炒一碟吧。其實最有吃頭的，是那煲砂鍋粥。兩人用餐，一斤蝦、兩隻水蟹，煲一煲砂鍋粥，最相宜。基圍蝦甜，水蟹提鮮，上桌時，撒一把香菜屑、一撮白胡椒粉，粥色淡粉，粥底綿密。熱熱的盛一碗，白瓷湯匙溜邊舀着吃，啜溜啜溜的，滿口生津。間或，捉起筷子，挑一枚清炒的芥蘭，挑一簇頭牛肉炒粿條，伴着蝦粥，頓覺今日再無憾事。有朋友因放生了罈際，留有芥蒂，卻始終難忘路過廣州時，我做東請吃的這煲蝦粥。

我平常是不吃食材裏的手手腳腳，連帶着也不吃肘子、翅膀。平日見到餐桌上有白斬豬腳橫財就手，鳳爪鴨掌可樂雞翅，任憑一同用餐的人再怎麼推薦，都不輕易動筷。有

一回，跟一個潮汕籍的朋友出去覓食，他領着我們從客村牌坊進去，七拐八繞到了一間小店。落座後不看菜單，也未徵詢我等意見，只是跟老闆娘閒聊了一通我們也聽不懂的潮汕話。不一時，切片的瀨水肘子、炒雞魚、炒牛肉、炒粿條，逐一上桌，素菜是炒麻葉。

牛肉是沙茶醬炒的，搭配的芥蘭，味道濃郁。雞魚和麻葉都是用普寧豆醬炒的，鹹香鹹甜。普寧豆醬的地位，不亞於粵菜裏的生抽、川菜中的郫縣豆瓣醬、山西人的陳醋。是廣東普寧人，用黃豆、麵粉、鹽、天然礦泉水為原料發酵而成。在潮汕人的烹飪理念中，有這樣一句口口相傳的話，「鮮魚熟蚶，豆瓣帶鹹」，意思是挑選鮮美的食材，用豆瓣醬的鹹香調味。這裏的豆瓣醬特指普寧豆醬。無論是街頭大排檔，還是高級潮州酒家，普寧豆醬都是不可或缺的提鮮神器。以上的醬料知識，都得益於這位潮汕籍朋友所授。不過，重點在這盤瀨水肘子上。初看只覺片厚肉肥，鼓足勇氣夾了一塊，送進口裏後才驚覺軟糯入味，肥的部分入口即化，瘦的質地細嫩。瀨製濃稠，口味偏甜，醬香尤顯。隔了這麼多年，想起來仍覺得好吃難得。

潮汕小店的魅力就在於「食材的新鮮」和

「對細節的執着」。老闆可能話不多，但端上來的東西，絕對是他們做了幾十年的手藝。選擇潮汕小店「盲選不踩雷」的安全感，就是四面八方的食客，對潮汕美食的最大信任。

後來輾轉多地居住，故舊難免離散，新交的朋友也五湖四海，聚在一起實在不知吃什麼菜，便會就近選擇一處潮汕館子。不追求門面奢華，隨意進店，焗雞、焗蟹、炒粿條、生蠔烙、砂鍋粥、炒薄殼、炒鮮魷、牛肉火鍋、瀨水拼盤……鮮香入味，鹹淡適中，從沒有失過水準。

最近，偶然在香港仔吃了一碗牛肉粿條，湯裏的牛肉鮮嫩足量，湯底清甜不膩，粿條上撒着炸得金黃酥脆的蒜頭酥和提味的芹菜粒。一口湯頭入肚，竟勾起了這一篇滿腹的食慾與情緒。



●海鮮砂鍋粥 作者供圖

百家廊 李雲娥

### 家鄉的藍印花布

收到一個來自家鄉的包裹，裏面有旗袍、扇子、圍巾、手包，全是藍印花布產品。瞬間，欣喜穿透心房，漾開層層漣漪。

藍印花布，是家鄉邵陽的一個文化標籤，也是鄉親們的日常煙火。那種簡單的藍與白，蘊藏着感人的傳奇故事。藍印花布，是從《詩經》裏款款走來的閩秀，「終朝采藍，不盈一擔」。先民採擷的藍草，正是染就這方布的原色本真。而一句「青，取之於藍而青於藍」的感慨，無意中告訴我們，春秋戰國時期就有了藍染。藍印花布帶着溫度，藏着真情。相傳其祖師為東晉葛洪，這位遍採草藥的醫者，念及愛妻白頭巾素淨，便以藍草為染、石灰為媒，染出一方藍花頭巾。此後，人們紛紛仿效，便有了藍染作坊。

這種最古老的手工藍染印花織物稱「藍灰縵」。讀古詩「日出江花紅勝火，春來江水綠如藍」，可見「綠如藍」的色澤是那樣深入人心。在漢代以前，精緻華美、價格昂貴的絲綢只屬於貴族。而村民的平日生活裏，日復一日的勞作中，穿戴的則是藍印花布。它親近鄉民，又與江南山水相呼應，深受百姓青睞。女兒出嫁，箱籠裏定要備一方藍藍飯單，幾床藍印花布被面，藏着煙火裏的暖意與期許。如今隨着旗袍的流

行，藍印花布更是受到人們的偏愛。你聽，「布穀，布穀，快快割穀」，布穀清脆的催促聲，像利劍劈開雲霧。伴隨着鳴叫，是婉轉悠揚的歌聲：「溪水清清溪水長，溪水兩岸採茶忙。姐姐呀，你採茶好比鳳點頭，妹妹呀，你採茶好比魚躍網。」採茶女身着藍印花布衣褲，頭裹花布頭巾，如藍蝶翩躚於茶林，笑語盈盈間，盡展藍印花布的嫵媚與清純。

你看，一群青春靚麗的少女走來，穿着藍印花布旗袍，手搖藍印花布摺扇，成為舞台上最靚麗的風景線。用藍印花布縫製的旗袍，真是美得讓人心顫。把女人玲瓏的曲線展現得淋漓盡致，江南女人的溫婉嬌羞，水一般滲出，也襯得肌膚玉石一樣晶瑩光滑。藍印花布的豐富內涵通過一件旗袍，一個女人表現出來，一顰一笑，一招一式都透着古典美，氣韻流動，顧盼生輝。

旗袍的濃郁詩情，與藍印花布的獨特圖案，獨特風味完美結合，把女性賢淑、典雅、溫柔、清麗的性情、氣質展露無遺。藍印花布旗袍連接起過去和未來，連接起生活與藝術，成了塵世中走出來的一首詩。2018年，邵陽寶寶幼稚園的孩子們，穿着藍印花布旗袍，走上了百姓舞台春晚，獲得了金獎。一群家鄉的娃娃，扯着一塊藍印花布，大聲吟

唱着，跑到了京城，國人把搜索的目光都投向偏遠的小鎮。穿上藍印花布的孩子，是家鄉的代言人。飛出山溝溝的孩子，讓世界愛上一朵藍印花。

家鄉藍印花布源自遠古時代苗、瑤民族的「闌斑布」和蠟縵，是由境內苗族、瑤族的蠟染演變而來的。據史料記載：唐代，家鄉各地引種棉花，棉紡織布業興起；家鄉人在蠟染的基礎上，發明以豆漿石灰代蠟的防染法，所以這種防染的布稱為豆漿布。藍印花布印染只用一套色彩，生產工具簡單，但工序複雜，有十二道之多，屬鏤空印花。製作花版時，匠師選用色質優良的皮紙，用糞糊糊成五層厚的紙版，曬乾後，再在紙版上塗一層光油，晾乾，即成較為堅韌的花版。花版的大小根據布幅的寬度和使用的長度而定。在紙版上繪製花紋圖案，由匠師雕刻成印版。花版的圖案雕刻時，首先設計好各種花紋圖案，然後把設計好的花紋圖案繪製在花版上面。傳統圖案紋樣，一般都帶有吉祥如意的寓意，如喜鵲鬧梅、雙鳳朝陽、鯉魚跳龍門、觀音送子、鴛鴦戲水等。

如今，家鄉的藍印花布，不再是「養在深閨人未識」的土布，而是「六宮粉黛無顏色」的緊俏商品。土著的布與蘭草的相互成就，在粉牆黛瓦之間，像一個個動聽的音符，吟唱在草木含香的人間。